

# 後漢書

第十三卷  
五行一  
第十四卷  
五行二

第本志

大政官文庫			
漢	一	一	門
書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六	六	
	冊	架	

内閣文庫			
漢	一	一	類
書	二	二	
	六	六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02
冊數	60 ( 11 )
函號	28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後漢書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雞禍

早

詭言 狼食人

劉

注補

注補

五行傳說及其台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

故趙國太守應劭給事中畫已散騎常侍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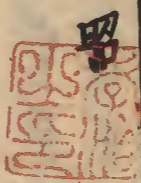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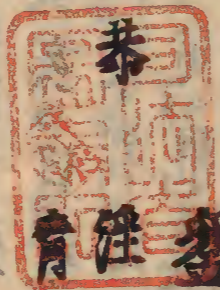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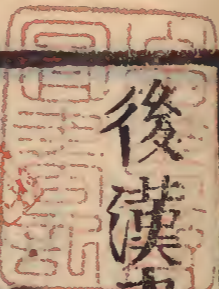
通諸經及圖緯刑辟請皆不應耽

馬學誦讀典籍欣然獨笑 並撰建武以來

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云

五行傳曰甲獵不宿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會也角主天兵



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令  
諸侯不掩群過此則暴天物為不宿禽角  
南有天一庫將軍騎官漢書音  
義曰遊田馳騁不及官室  
飲食不享鄭玄曰享

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  
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畧也  
注五行稱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音義  
曰無獻出入不節鄭玄曰節為天門房

農時鄭玄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  
農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  
曰辰為農祥后

及有姦謀鄭玄曰元為朝廷  
稷之所經緯也  
出政則木不曲直鄭玄曰君行此五者為逆  
之象則木不曲直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為  
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為器也無故生

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  
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變  
異皆屬疹疹亦神怒九神怒者日月五星  
見適于天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  
以揉謂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  
咎狂鄭玄曰君言不敬則倨慢如在方  
厥罰恒雨鄭玄曰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  
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  
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厥極惡

孔安國時則有服妖鄭玄曰服飾也  
日醜陋時則有雞禍鄭玄曰雞  
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則有雞禍

鄭玄曰龜蟲之生於  
水而游於春者屬木時則有雞禍

鄭玄曰雞  
畜之有冠

翼者也屬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少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禍則著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鄭玄曰病病也

矣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反出皆上也此下欲伐上之禍時則有青

青青祥鄭玄曰青青赤也青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惟金沚木鄭玄

珍也九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衝

勝來乘珍之於是神怒人怒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疢告祥

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說云氣之相傷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

謂之沚尚書大傳曰九六沚之作歲之朝月中之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

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

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

十一月為歲之夕月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

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且至食時為日之朝

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傳又云其二辰以次

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

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

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

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

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

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

大陵伐木動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錢夏無過水連各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

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爵賞謀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大冬雷草木夏

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騰蟻  
蟲也六畜不蕃民多夫死國貧法亂逆氣下  
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簾也馳車充國  
者追察之馬也翠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  
采繁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  
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  
武二十一年尹敏上疏曰六珍作見若是以供御帝  
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  
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  
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親言  
視聽思心之用治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輻輳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  
子為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自事自由初  
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

未下群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  
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  
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  
勸使作亂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  
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

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  
人莫不畏憲憲於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  
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

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譴勅  
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  
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  
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  
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  
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  
雨傷稼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  
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維

陽暴雨壞民廬舍  
壓殺一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儲對  
策曰雨  
不時節毒  
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  
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辭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按本傳陳  
忠奏以為  
王侯二千石為女使伯  
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後漢書卷十三  
五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荊豫兗冀部滌雨傷稼  
六年冀州滌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

軍梁冀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宣冀又

擅殺議郎邴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

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

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

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

軍竇武謀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

朱瑒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

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案武死

有兄子無兄弟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

節等共誣曰勃海王悞謀反其十月誅悞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初棄

群臣大行尚在梓宮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

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陵畢中常

侍張讓等共殺進兵戰京都死者數千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  
人衣繡擁髻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  
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  
始遂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隨馬髻  
折要步齟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  
者薄拭目下若啼處隨馬髻者作一邊

日冀婦一女又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齒笑  
有不聊生之警

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  
為京都歛然諸夏皆放効此近服妖也梁冀  
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  
譏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  
吏卒掣頰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  
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  
下時中常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  
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五將軍



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列郡賓客雜襲騰翥  
上短下長與梁異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曰  
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為司隸校尉以次  
誅鉏京都正清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惟貶其  
都未為  
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  
漆畫五采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  
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  
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適歷長少婦  
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華方笥為粧具  
下士盡然時有識者竊言華方笥郡國讞筮  
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於理官  
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  
錮者赦除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  
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塗侯胡  
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此服妖也其後

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軒，以為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

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陵、盧、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踏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

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書曰

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

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末樂，賓客鴻都，群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郵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

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騎將軍過拜孽臣內孽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汗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為我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為客舍主人身為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

飲食以為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通曰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樞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樞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去也自靈帝崩後京師衰滅戶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樞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

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

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

平也後還遂大亂袁崧曰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

後漢志十三  
身毛皆似雉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禡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冠距將鳴是歲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

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為臣徵為事蓋為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禡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

也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為太學

前疑所居

本傳楷書無前疑之言也

其門自壞文德將喪

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

金沴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宮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

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

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

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

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潜潭巴

曰宮庀自墮諸侯強陵主此皆小人顯位亂

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

皇后同父兄何進為大將軍同母弟苗為車

騎將軍兄弟並貴盛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

欲誅廢中官為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殺兵

戰宮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主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

故自壞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

殺太師董卓夷三族袁崧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

興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

春李傕郭汜鬪長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

塢盡燒宮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鈔公卿

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傕汜追上到曹陽虜

掠乘輿輜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宜璠少府

田邠等數十人五行傳曰好攻戰鄭玄注曰

府攻戰輕百姓鄭玄注曰輕之者不重民命

之象飾城郭鄭玄注曰昂卑開為天街甘氏

也經曰天街保塞孔塗道衢保塞

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侵邊境鄭玄注曰

革鄭玄注曰君行此凶者為逆天西宮之政

裂形是為不從革其他變異皆屬也洪範

亦不從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

從是謂不父鄭玄注曰父治也君言不厥咎

僭鄭玄曰君臣不厥罰恒陽鄭玄曰金主秋

故常陽也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

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下不治則僭差過

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

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

之推設其跡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厥

極憂鄭玄曰殺氣失時則有詩妖鄭玄曰詩

時則有介蟲之孽鄭玄曰蝮蝮蟬之類生

時則有大禍鄭玄曰犬畜之以時則有口舌

之痾鄭玄曰言病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冷金

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又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

冀州民人流移時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

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王事此不從而

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

世祖建武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五

年夏旱京房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

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

三月時有電殺飛禽上綠求妃茲謂僭其旱

三月大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

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

澤物枯為火所傷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

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又

云陰厭陽移君淫民惡陰精不舒陽偏不施

又云陽偏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

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仁管子曰

春不收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

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

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熟

推其祥揆合於天圖之事情旱災可除大旱

者過日天土無意於百姓恩德

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

**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古今注曰建武六年

五月二十一年六月明帝永平元年五月八

年冬十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

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

弟用事奢僭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夏雒陽旱

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

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

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衛

史孔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

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連也陛下即位日

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連之會耳非政



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政散積減  
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  
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  
即降轉拜黃門郎典東觀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

帝幸雒陽錄囚徒理冤囚牧令下獄抵罪

行未還宮澍雨降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郡國  
十四旱十五年丹陽郡國

二十二年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  
年郡國八旱分遣議郎請雨案本紀二年五

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  
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得水無救

災為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二年郡國  
八旱五年丹陽郡國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二年夏旱時西羌寇亂  
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六年夏旱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  
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案錄

順帝永建二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

也臣案本紀元年二月京師旱郎顛傳  
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卜專權所

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  
傷災天子親自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

冲帝永嘉元年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  
勸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  
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後不善  
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又自專  
遂立質帝八歲此不用德古今注曰本初元  
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  
受封寵踰節

延熹元年六月旱

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  
蝗蟲害穀其枝也貫譎謂行寬大惠兆民然  
功吏賜鰥寡粟不足案陳蕃上疏宮女多取

不御憂悲之感以  
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蔡邕作伯夷叙齊碑曰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  
請名山求獲谷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  
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  
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  
縣曹掾吏登出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  
主以洪澤之福天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儻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

權縱肆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旦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  
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  
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妖作也  
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  
眉也世祖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  
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  
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

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緄  
群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  
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  
子遂被滅囂少病蹇其門其郭門名也緄群  
山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  
鉤反封侯案順帝即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  
冀貪樹疏幼以為己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  
太尉李固以為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

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異建白太  
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斃  
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樂鄉侯司徒  
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  
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  
具車請為諸君鼓隴胡案元嘉中涼州諸羌  
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  
為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

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刈之也吏買馬君具  
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隴  
胡者不敢言私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  
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  
間媼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  
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  
皆謂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  
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

徒者言蠻夷叛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

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

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臣北日志家此釋豈

未盡乎往一徒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靈

帝一作此言一徒似存相帝帝貴任群闡參委

機政左右前後莫匪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

言寄一徒也且又第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

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

後徵正應斯數繼以班班無得以類焉車班

班入河間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

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河間姪女工

數錢一本本作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

其毋末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止慊慊

春黃梁者言末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

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

之丞卿怒者言末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

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

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不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

辟豪賢殺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

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曰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

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俗風

通作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喻群賢

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

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翳太常許永尚書柳

分袁崧書曰柳分權豪尋穆史佚佚後亦為

日史修左官司隸唐珍等代作脣齒河內

川詣闕上書汝潁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

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博考黃門

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群賢眾多也

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

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

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

王政徒耽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

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寶被誅天下大壞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  
開來合諧河開來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  
開縣也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涼後屬安  
平靈帝既死河間王曾孫謠言自是  
有徵無以侯明河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  
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開來延延衆貌也是  
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常  
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開已白拜儵泰山太  
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  
乃拔用其弟郃致仕司徒此為合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車  
萬騎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  
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  
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  
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英雄記曰京師謠  
歌咸言河臘叢進  
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  
董卓為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  
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  
數十萬若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矣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  
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

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  
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  
逃心摧傷董逃楊孚卓傳曰案董謂董卓也  
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滅族也  
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賞刑失中毀譽無驗競飾偽服以盪典制遠近翕然咸名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識者竊言董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間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  
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

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  
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  
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  
生者亦旋破亡獻帝初童謠曰燕南垂趙北中可避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置穀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巾殺劉虞來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廣遠圖欲下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上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開始欲衰至十  
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



劉表為校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衰者  
 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  
 遺者言十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  
 于寶搜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帝呼云  
 有犬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百餘日  
 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縣數  
 日即遣馬吏駿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  
 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  
 荆州以丞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  
 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  
 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狼食人

陛下覺寤比求隱滯故狼災息

東觀書曰中山相朱遂到

官不出奉祠北嶽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  
 政失厥中狼災為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愆  
 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國所望秩  
 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  
 監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災其詳  
 思改教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群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齧

人表崧書曰見和三年正月虎見平樂觀又  
 見憲陵上齧衛士蔡邕封事曰政有苛暴

則虎狼  
 食人

後漢書志卷十三  
 卷五

後漢書志第十三

張<sub>東</sub>同胡大用李<sub>荆</sub>安校正

人... 書曰... 三年... 帝... 中... 十... 人... 晉... 門... 劉... 注... 補...

後漢書志第十四

劉<sub>昭</sub>注補

五行二

災火 草妖 刑蟲孽 羊禍

五行傳曰棄法律鄭玄注尚書大傳逐功臣

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 星主衣裳張為食廚翼主天得經曰帝曰臣...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 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洽忽以出... 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 殺太子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秋傳曰夫上乘之主將廢以妾為妻鄭玄曰軒轅為

後漢志第十四

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則火不炎上鄭

位女御在前妾為妻之象也鄭

日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

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無故

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其上他變

異皆屬於春秋考異郵同火者陽之精也人

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

人行以災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

也殊心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

是謂不愆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厥

咎舒譏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

鄭玄曰君臣不厥罰常燠鄭玄曰視曰火火

瞭則舒緩矣失故燠厥極疾故於人為疾時則有草妖

見者莫衆於草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曰

蟲之生於火而時則有羊禍鄭玄曰羊畜之

藏於秋者也時則有羸蟲劉歆傳以

時則有赤眚赤祥隹水多火羸蟲劉歆傳以

為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

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

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儒

說火以明為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

有隙疑浮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

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月

年正月戊午雷南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

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

章帝建初元年十一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

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

宮朱鳥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是時和帝幸北宮竇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

后崩伏青衣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是時和

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殺之

明年會得陰后挾偽道事遂廢遷于桐宮以

憂死立鄧貴人為皇后人亦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

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官車晏駕

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和帝世絕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一月河南郡縣

火燒殺百五人六年河南郡縣又失火

燒五百八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

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

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

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  
篤群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  
出清河王子是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掩  
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  
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列叛羌為害  
太甚涼列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  
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元初四年二月壬

戌武庫火

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萬以上

是時羌叛

大為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  
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

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

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土

以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二年官車晏

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殺省誅賊臣

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注古今日

二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燒官藏財物盡四年河南郡縣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注古今日

月河南郡國火燒廡舍殺人也太尉李固以為奢僭所致陵

之初造禍及枯骨注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

造宮室益臺觀故人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厚傳是災先

是爵號阿母宋娥為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

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翼當繼商爵以商

在復更封翼為襄邑侯追號后母為開封君

皆過差非禮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

人為火所燒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

問物中不知所從起數後四年宮車比三

災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

殿火及左掖門先是梁太后兄翼挾姦枉以

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

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  
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  
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爲后上  
以后母宜爲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  
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  
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  
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

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承  
善闈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  
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  
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  
秋和歡殿後鉤者掖庭朔平署各火十一月  
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入

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  
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

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  
春而欲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水  
水暴風折樹又九州郡金言隕霜殺救春  
秋晉執李孫行父木為之冰夫氣弘則景星  
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為已然異為方  
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  
察臣前言不棄恩忠則  
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

課袁宏書曰是時宦豎專朝鉤黨事起上尋  
無嗣陳蕃竇武為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

綱紀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承香署災

陳蕃諫云楚女悲而西宮  
災不御宮女怨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承樂

太台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

門災南宮中延及北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

雲臺之災自上起檄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

縣華鐙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

節蘭臺文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

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傳曰君不



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惠靈亂天常  
 七列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衆雖頗有  
 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尚未破壞役起負海杼  
 抽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  
 已復禮虐侈滋甚尺一兩布騶騎電激官非  
 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為  
 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  
 何以舊典為故焚其臺門秘府也其後三年  
 靈帝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

為丘墟矣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

禮寧有竹蠶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飾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戒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官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能省其餘此則祖乙之所訓高宗高宗之所喜遠覽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涿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拓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

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拓梁災其後有江充平  
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呀厭也  
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搜相感以戒人君  
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  
宜罷散民役官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  
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  
此有所立作蕙蕭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  
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  
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災其  
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靈帝之詩有  
焉故載其言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

見殺臣昭案劉焉傳興平元年天火燒其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

庶徵之恒燠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

有冬溫而記不錄云越記范蠡曰春燠而不

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夏雪降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

以為嘉瓜或以為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

外屬之象也是時閻皇后初立後閻后與外

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為濟陰王更外迎濟

北王子擯立之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末元

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為二個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為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栢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皆高

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

胡人狀頭自鬢鬚髮備具京房易傳曰王德

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以木生人

房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猶未辨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記之時充尔尤甚遂窺間

官嬪劇害百姓鮮卑之徒踐籍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

自拔倒豎根在上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

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

離狐縣界風俗通曰西及城皇陽武城郭路邊有草生其莖靡

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鴉雀龍蛇鳥獸之形五

色各如其狀毛羽頭自足翅皆具風俗通曰

操持其勢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也近草妖也是歲黃巾

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將軍

領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

漢遂微弱自此始焉

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郊太守

橋瑁負衆怙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濟陰迎助謂為難德棄好即戎吏民戮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

生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入掘徙

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

臣昭曰桑重生

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生死敗周秦殲盡餓魂餒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妖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

南臺十月又集新豐時以為鳳凰或以為鳳

凰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大

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

樊豐江京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

太尉楊震廢太子為濟陰王不赦之異也章

帝末號鳳凰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為

羽孽似鳳翱翔殿屋不察也

臣昭曰已論記之於敞傳

者以為其後章帝崩以為驗案宣帝明帝時

五色鳥群翔殿屋賈逵以為胡降徵也帝多  
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  
口爾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  
孽之持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為瑞者  
一為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為妖一  
禮應仁負智至則旱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  
喙大頸大翼大脰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  
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  
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  
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  
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  
也鸞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  
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鸞鷟北方曰幽昌中央

曰鳳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

大時以為鳳凰此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

和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朗對策  
桓帝時雉入太常

宗正府朗說  
見本傳注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眾鳥

隨之時以為鳳凰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

門專權羽孽之時也眾鳥之性見非常班駁

好聚觀之至於小童希見梟者或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  
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  
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嬖積惡  
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允政而太后持疑  
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  
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支陵者高  
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  
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  
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  
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翟雉飛入未  
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

集魏郡衆鳥數十隨之魏志曰二十  
三年季秋鳥集鄴宮文昌殿後也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肉似羊肋  
說文曰肋  
脅骨也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  
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  
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後漢書志第十四

